

2005

我跟他跟他

Wing Kwok L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盧詠燾 (2005)。我跟他跟他。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59

This 其他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導言

《我跟他跟他》這部小說，是個人的一項很突破的嘗試：要表達一個長篇的故事；要寫個人的故事；要寫角色的心理；要交排人物的關係等，都是殊不容易的事。就篇幅而言，雖說是零散的結構，但卻要勾勒出內在的某些連繫。既要寫得深刻，又怕離了方向。要寫一個長篇的故事，真是一項不容易的挑戰。以往我寫過散文、短篇小說等，今次嘗試一個較詳細、較細緻的整體故事，透過故事去鋪展三代人的關係發展，又要建立起分別的個性，對寫作來說，是一件需要努力兼顧的事。就寫法而言，嘗試了三人共時描寫，不同的句法等。在描寫角度上，都有略欠火候的地方。如在人物的語氣、行爲、對白等，都有突兀點情況。

起初，我計劃的結構是以片段模式展示爺、父、孫三代的關係感情。定稿亦算維持了這個模式，但不是構思時計劃般零碎。最初的想法是寫約十個獨立的片段，去交代其中三人交錯的情感。但後來想到，在一些共同的、且有聯繫的感情表達上，完全片段很難獨善其身。再者，人之所以有感情，絕非是單獨產生出來，因此，在寫作期間，就在故事「個別片段」的獨立性之餘，增加了其中片段之間的內在聯繫。寫出來後，我發現對一些感覺、感情的強調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故事中三主角，爺、父、子於共同感情連繫外，尚有爺對父、爺對子等等等等不同的感情表達，而將片段間保留聯繫的線索，對鋪排其中不同主觀的、不同組合的感情方面，都有更明顯的效果。而片段取材，亦由原來的十個，歸納為六、七個，目的是要將感情濃化。

至於人物方面，小說是以爺、父、孫三男性作主線的。原本構思想在三個故事重心人物以外，安排三個女角，與爺、父、孫關係密切的嫲、媽、子的女友等三個人物的角度去刻劃三位男主角。但結果在寫作過程中，發覺很難兼顧六個人物的相互關係。況且，三位男角的「對手戲」，已能表現一定程度的構想，若仍刻意安排三女角的「戲份」，反顯得很累贅，於是最終是加重三主角的戲，減了、或刪去三女角。在描寫過程中，卻加插了一些女性角色的特殊場面，如產子、出嫁。在寫作中，發覺透過這些女性角色參與的故事，去寫三主角的感情，比之利用故事去帶出三女角角度的三個重心，免了不少迂迴的筆墨。

我在最初時，爲了帶出一些具「電影感」的角色，試圖於人物之間的對白下一番功夫。在實驗過程中，發現自己於處理不同輩份的角色對白時，描寫得較為生硬。往往出現對白、甚至行爲與身份不符的情況出現。經梁教授指導下，已在部分內容修改對話的語氣、用詞等。其餘的章節，就減少了對白，改而以簡單的文字表達，或多以第一身切換直接表達感受。

嘗試創作這篇小說，主要是受電影的啟發，我初看《21 克——生命可以有多重？》(21 Grams)時，想到這是一部很吸引、很成功的電影，利用不停切換的鏡頭，用緊湊的故事去營造一個急促的節奏。偏偏故事的主題，就是極端的生與死。梁教授介紹的《人生交叉點》(Magnolia)亦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將九個處於生命中重要關口的人穿插在一起，對於我描寫時有很大的幫助。最重要的是，故事中描寫的生命，可以有不同方面的態度：在面對生命一些重要的時刻，情感的表達可以是截然不同。但我是放棄了以上兩套電影較為零碎的表達方法，因我發現在結構上、組織上很難十分零散處理題材，於是我就採取了近似《十二夜》的片段模式，去舖寫以三個人為主各自的又共通的情感。然而，其中一些寫法亦嘗試以一些較散的敘事者切換，去帶出個別的情感和角度。在面對一個患上絕症的人，病患者自身、兒子、孫子的態度，可以是如何內斂、如何被動？將關係放在不同的情況，不同的特殊情況下去表現，得到的既有個別的和瞬間的感覺。

接下來就介紹我小說的故事。故事是以爺、父、子三代為軸心，去舖寫安排情節。我是以寫事件為主的，但我嘗試寫出感覺，整篇小說都是以感覺的表達為主。感覺可以是孫對爺，可以是子對父，可以是爺對孫，可以是……不同的相對，而且，更有其他角色的感覺，可以是看圍觀爺的人，亦可以是圍觀正在看爺的孫等。目的是以感覺去安排三角間情感的變化，三角的共同話題，到後期發現爺患病，其中的情感變化，態度轉變，就由三人的直接感受去展開故事。寫男性間含蓄的感情，用雙重、甚至三重第一人稱是我其中一個主要試驗。

這是一篇實驗性的小說，對我來說，小說有很多我的「第一次」。經過不同的嘗試後，我發覺自己對寫作有了更深的認識，以及前所未見的視野。對處理長篇時，要處理角色間的關係，要安排能帶出感情的場面，要在整件事中找尋最好的切入點，要表達有內涵的感情等，都是以前創作所未想到的。我發現寫作長篇時要在結構、人物、情節的安排描寫，落筆開始要找一個平衡的位置。最大的發現是，個人的感覺表達與文字間的轉述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文字控制情感，還是對換，是一件不易掌握的事。如何將情感透過適當的文字表現出來，會是一個必須找到答案的問題。獨立的故事，可以拆開來看，彼此間又有某些連繫，就構成了這篇小說。

我的創作經驗尚淺，在創作過程中，往往一個題材，寫到一半就停滯不前，擱置了好一段時期，才能再發動。又或者一個題材中，有太多想表達的事，最後又發覺事件間有部分重複、矛盾。我學會了在寫作期間，要在腦子裏素描出一個大概的模樣，落筆時不斷推展故事的不同發展性，才能得到較集中、有重心的故事。

〈報告〉

坐在巴士下層後排的四人卡位，雙腳擱在對面的位子上。由學校出旺角，沒塞車的話也要一個小時。手中翻開的「乘車讀物」，已記不起哪個教授，哪一堂課推介的了。每當眼睛隨着密密麻麻的字移動，沒多久就開始想另一件事了。明明知道自己並不在看書，卻仍握住翻開的書。也許是裝作給別人看，又或是掩飾隱私的思想行爲。我也不知道。

我意識到今午茶會的重要性，留校做事雖然可成我缺席的藉口，但我認爲自己有參與的必要。至少這也是大姐一家出現的理由。這個之前，我已記不起上次跟大姐喝午茶的時間了。

意料之中的「整齊」，熟悉與生疏的親友的面孔，散佈在紅絨布龍鳳雕刻佈置下的兩張大圓桌。陌生的面孔向我擠出艱難的微笑，竟在我心裡打起顫抖。我在較老輩份的一桌坐下，守候了片刻的靜待後，五叔扶着爺爺到了。爺在我對面坐下，爺瘦小的頭顱戴上略大的絨帽子，帽子遮掩不住的是外露的短短的灰白的髮腳。五叔替爺脫去外套，爺逐一向圍着這圓桌的點頭、微笑。每一下招呼，都附有想說的話，但最後還是靜靜的招呼。

五叔遞過「雞皮紙袋」給我媽，我湊近媽去，細讀報告上細細的英文字。「有超過一半的機會是腎癌，應該是惡性的」。雖然診視的堂叔早就預告，但這刻也因被迫接受現實而有點承受不來。

心頭給鎚了一記，比初得悉時的打擊更沈更重。一眼掃去，察覺剛才還看不到的面容，各人的面上多了一份凝重。

我不想爺看到我有他們同樣的表情，我連忙拿起筷子。筷子遞出的一刻，才看到桌上只有數個空空的點心籠。我縮回尷尬的右手，躲在白色餐布內漆黑的枱底。左手也伸到暗暗的白幕去，去按緊急促抖着的冰冷的右手。

好不容易定下神來，雙手迅快地抽出來面對現實，拿起熱熱的茶杯。呷了一口熱茶，才發覺是不常喝的普洱。普洱初入口時很苦，我嚐試嚥下去，換來的卻是更難驅散的苦澀。這異常濃郁的苦澀味道，是舌尖的反射神經？是肉眼傳給大腦引起的前意識？還是由心而發的？我也不知道。

這桌子說着幾個毫不相干的話題，但有一個共同的眼神，那偷偷凝視爺爺的

依依不捨的千言萬語的眼神。我給這圍桌子侷促的表情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向爺爺展示一個僵硬的微笑後，抽身往另一桌走去，就像逃兵離開殘酷的戰爭現場，頭也不回的往前走。腦海閃過一張發黃的照片：爺爺抱着三歲的我在天壇前，那時爺還是滿頭黑髮。

我從後抱起大姐四個月大的女兒，我十分喜歡的外甥女。不知為何，每當我望着這個小可愛，就感受她那嫩綠的生命力，由心湧起一股快樂的感覺。我裝出各樣的鬼臉，逗得她「咯咯咯咯」的大笑，笑聲把鄰桌的談話內容也蓋過了。

爸來時已近四點了，只剩下大姐一家、媽和我。爺爺個多小時前回家休息，從爸口中知道榮叔(主診的堂叔)相約他們五兄弟姊妹五點左右去診所商量。爸輕鬆地邊吃桌上僅餘的點心，邊向媽詢問剛才的情況，還不時向小寶寶恩恩做出一個趣怪的臉相。爸說話時出奇地沒有往常的緊張，他至少比我冷靜。我們一家回家後，我回房上網，選看娛樂新聞，希冀能找出點緩和的使我放鬆的趣味。

四時五十分，一個我等待來臨的時刻，我走進只有爸的主人房。我問：「我要去嗎？你想我去嗎？」爸微微的搖搖頭，向我簡單的笑了一笑，就轉身往大門行去。我坐在床邊，呆望爸模糊的背影。雖然我很害怕去聽這些病情研究，但我很想去，我很想和爸一起去。爸在想甚麼呢？

「砰」——大門的關閉聲傳來，我的心緊緊的抽搐，呼吸變得很重很急，想哭卻哭不出來，隨手拿來面紙，印去眼裏薄薄的一層淚……

晚飯的時候，大家都刻意避開相關的話題。爺去洗手間時，我從後跟着。用冷水用力的冷凍熱紅的臉龐。替爺按下洗手的水龍頭。在旁伴着撐持拐杖的爺，他用虛弱的聲線說：「這陣子去方便的次數很密，胃口不大好，瘦了十磅。連玩音樂的氣力也沒有。」

「待你康復再玩吧。」勉強的說出這一句我唯一想到鼓勵的話。

〈熱情〉

「曼聯沒有碧咸，不行了。右邊沒有人傳中，就沒有攻勢。」爺扣着我的手說。爺每次跟我見面談話，總離不開這話題，脫不了這句話。

也許，有碧咸的曼聯，對我們有一種珍惜的熱愛。也許，有足球的時間，對我們有一種含蓄的感情。

足球在我們仨之間，不止於一個球迷的激動，不止於一項運動的快感，不止於一位球星的奇技。

足球的念頭萌起，我總想起那件事。應是中一、中二的時候，返了教會才兩、三年。教會同年紀的男孩很奇怪，他們都很留意足球，那是近乎熱愛的程度，卻從未一起踢球。由拳頭般大的綠色塑膠球踢起我們的默契、話題，每輪踢凹了又細心的「還原」，每次都跑得渾身臭汗的上主日學。還記得第一次我帶「火車頭」足球返教會，我們浩浩蕩蕩的走向球場。沿途一邊傳球，一邊高談闊論，話題就只有足球。當天十多個來自不同家庭，從未一起踢球的少年，就這麼追着一顆骯髒的球，享受足球的樂趣。想起那段日子，就感受了那份熱情、活力，彼此間的友情，亦在球場萌芽。

自此，我就肩負帶足球的「神聖任務」。

那次爸難得星期天休假，一家人「整齊」的返教會。出門前，我和爸為午茶的問題吵起來，我堅持要踢球，一步也不讓，因為我有「要務」在身。結果爸不准我帶球。(那時候我還未會反抗爸呢……我何時開始學會反抗呢？已記不起了)一路往巴士站就與爸無聲的對峙，就在等巴士時，略遲出門的二姊提着球趕來，把球塞進我手裏。

「為什麼不讓他踢球呢？」姐帶戰鬥的眼神堅定說。

我記不起，或根本看不到爸的反應，我只知雙手緊緊的抱着球，看着球，有說不出的失而復得的珍惜；看到的，還有落在球上一滴滴的淚。我就是這樣的了，甚麼悲劇災難，悽情慘事也不致於這樣輕易放淚，反是激動時，就禁不住的流下。也許是姐令我感動的支持，也許是友誼間的信物得以維持，也許是為抗爭的勝利。

因這事我與爸「冷戰」了一整星期，最後是媽的斡旋才平息。媽那句話，一直在我心裏：你記得小時候，在草地上教你踢球的，是誰嗎？

我記得。亦因媽這句話，冷戰結束了。現在想起，總感到莫名奇妙，爸有時候會做這樣反覆的事，是否這就是為父那份孤獨感的典型行為呢？到今天，我還不知道。未知他日我為人父時，也會有同樣不尋常的傾向嗎？到今天，我也弄不清眼淚的源頭，是來自對足球的感性，還是姐令我感動。可以肯定的是，這對我來說已不重要。因我知道，小時候拋球給我的，是他。

刺眼的強光自軀體的周邊急射出來，是天使嗎？那幼長的眉毛下是一雙令人心動的、又大又圓的眼睛。這雙明眸充滿誘惑性的吸引力，像是向我竊說挑逗的情話，拉扯我傾瀉的注視。尖尖的小鼻子、和那充滿生氣透出紅血般色澤的嘴唇，加上那雙迷人的雙眼，適當地配合在這瓜子臉上，堆砌出一張青春美麗的面龐。微曲烏髮，一大撮被束成小馬尾，剩下小部分散落在灰色肩帶、白襯衫的肩膊上。一個美麗的女孩、一個夢寐以求的對象在跟我說話，「放學後一起上自修室，一起吃甜筒，好嗎？」她拖着我的手一跳一躍地走，縱不知目的地，我卻願意隨她帶我去天涯海角。她的手搖曳得越來越大，劇烈得引起我的注意。

眨眼間，再不是先前的景象，天使消失於雲霧間。「奧雲射入第二球，英格蘭反超前了」。揉一揉眼睛，才辨出是爸爸的聲音，爸放開搖動我的手。我赤腳步出客廳，雙眼還在努力適應電視機發出的光線，第一個入目的影像是穿上十號球衣的奧雲，起腳射向球門左上角，阿根廷守門員來不及反應，皮球已飛進網窩。入球由不同角度的慢鏡重播。我和爸一左一右的在三座位沙發兩端坐。想起剛才的甜夢，回憶美琪臉上的每個細節，瞬間又被白色的足球奪去目光的注視。在這恰似電影院的環境下一邊看球賽，一邊「繼續造夢」，感覺也不錯。

下半場，開賽不久，我們最大的焦點——碧咸，因為一個報復性的「虎尾腳」動作，把演技高超的施蒙尼絆倒地上，影帝打了五個轉，臉上的表情比分娩還要痛苦，還要「肉緊」。丹麥球証矯枉過正向碧咸出示一面紅牌，將我的偶像逐出場。

熒幕上碧咸那夾雜內疚、無辜、不忿的表情，令本已沉默的客廳顯得更加寧靜。我在這刻，彷彿意會到，爸和我一樣，只是深深的呼吸，心內砰砰砰砰的跳，卻不哼出一聲，電視機的喇叭也配合似的沈默起來。鏡頭影過憤怒的英國球迷，他們向着同一方向指罵……口形看得出是一句粗俗英語。若我身在球場，我想我會有附和的表態；若我身在另一個地方，我想我會有近似的反應；若我旁邊的不是爸，我想我肯定會握着拳彈起來，大罵一番。絕不會像眼前般，被無聲的環境主宰一切，讓不尋常的氣氛取代緊張的反應。

下半場中段，我感到微冷，從房間取來的冷氣被覆蓋我捲縮的雙腳，還有，

還有爸的。英格蘭支撐到七十四分鐘就失守了，整個下半場都陷入捱揍局面。到八十分鐘，英格蘭得一角球，這是下半場罕有的攻門機會。我的小腿傳來薄薄的、涼涼的一層濕氣，是爸腳掌滲出的汗。我先感到的是骯髒的嘔心反感，隨着是一份帶點生疏的親切。阿當斯衝散阿根廷守衛，皮球彈至十二碼點附近，從高而落，舒利亞把握一瞬間的空檔。爸的腳同一時間微微的踢了一記。皮球僅僅高出。我望向爸，他期待的雙眼漸漸緩和，與我同時吐出輕輕的嘆息。在餘下的法定時間，我已數不清爸踢了多少記，我也弄不清哪些是爸踢的，哪些是我自己踢的了。若果沒有這張被子，我和爸的腳還會這樣動嗎？

英格蘭在加時後射十二碼輸了，英格蘭向來都沒有十二碼的命。我帶着疲累的身體、面容上學。第一堂早會給我補充不少精神，接下來的健教堂也真夠難捱。

木桌上翻開課本，右手假裝抄筆記般拿着筆，左手托着左額，以迴避老師的目光。視線由桌上一圈圈表達樹齡的木紋慢慢移到右斜兩個位子之隔的熟悉側臉，這是我沈悶課堂的其中一項慣性消遣。看着那張瓜子臉，就不自覺進入無窮盡的幻想。也試過著迷至被老師問得啞口無言，站着聽候老師發落，重則罰站，輕則少不免尷尬一番，而她每次都會轉過頭向我微笑，那笑容迷人得帶點奸詐的感覺。她是知道我望她的，所以譏笑我嗎？每次我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我昨晚好像夢見了她，我和她做甚麼呢？我也記不起來了。看着一圈圈木紋，滿腦子只浮現電視那個中圈深淺間條的草紋，又想起奧雲的入球，想起碧咸被逐，想起那張噴彩油墨圖案的冷氣被。

法國世界盃出局後，碧咸成爲英國球迷的發洩目標，他卻以驚人的鬥志於曼聯重新振作。爸以我會考爲由，終止租付有線電視，奇怪地他又沒有禁制我看足球比賽。這一年，我看的都是叔叔錄的影帶，是「不新鮮」的隔夜足球比賽。每場曼聯球賽翌日，不是去爺爺家吃晚飯，就是爸下班後去拿取影帶。就這樣過了大半年的第二重驚喜的球迷生活。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曼聯挾英格蘭超級聯賽冠軍、英格蘭足總杯冠軍的氣勢，向三冠王最終目標、歐洲球會最高榮譽的歐洲聯賽冠軍杯決賽進發。

結果是曼聯勝德國班霸拜仁慕尼黑二比一。

曼聯於六分鐘先失一球，處於劣勢下沈著應戰，並在補時階段連入兩球反勝。沙發上的我、爸、爺在已知戰局的情況下看這場球賽。我的感覺很奇怪，我們明知結果，但仍會因拜仁的攻門而緊張，仍會爲曼聯的射門而打氣，更會爲結果而焦急。每隔數分鐘，六顆鬼祟的眼睛就會看看熒幕右上角的計時，數算入球

的「時差」，期待快將出現的「突然」的入球帶來的興奮。

這是哪來的滿足呢？

就在補時曼聯憑角球攻入第一球，我們沒有綵排的彈起來狂呼。三個站起了的身軀，身子越彎越前，一個全黑的、一個多黑少白的、一個多白少黑的頭像被磁石吸往電視機般越貼越近。相隔不足一分鐘的第二個角球，碧咸踢出，舒寧咸前柱頂後，伏兵遠柱的蘇斯克查將球撞入。畫面是碧咸、舒寧咸、蘇斯克查、傑斯、舒米高等擁作一團，後備席的費格遜與其他職球員振臂亂跳。我從狂喜的狀態回復過來，才發覺我已握着爸和爺的手。

在那冰冷的黑色影帶裏，能激發我們仨共時的，又共同享有的熱情。曼聯奇蹟般的一個球季，放映出我一個難以置信的球迷經歷。

〈迎接〉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腳步聲自門外傳來，應是爸的。望望電腦熒幕右下角的時間顯示，凌晨一時半。關門聲。沖水聲。開門聲。爸的皮製拖鞋。掀被聲。

原來我集中提高聽覺的注意力，接收範圍會這麼廣呢！

我在埋首準備後天的口頭報告，被爸「突然」發出的聲音驚醒。以往我間中也有夜睡，爸少有在這個時候起來的。噢！這時候不應想這些，我還有口頭報告要奮鬥。「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我欲乘風歸去……」腳步聲又響起，越來越大。電燈開關聲。關門聲。沖水聲。水喉聲。開門聲。關燈聲。皮製拖鞋聲。掀被聲。才三時三十分，相隔只不過兩小時。爸未免太緊張了。昨晚十時許接到大姐夫的電話，姐可能今晚產子。聽姐夫的口吻，只是可能。看看坐枱日曆的記號，姐雖然比預產期早了兩天，但嬰兒要出來，誰也管不着！一月十九日。我想爸很久以前已倒數日子，或者第一天得悉預產期就在倒數了。現在反給了他一個驚喜。這是我認知中爸首次睡不着了。我想爸一生中因緊張而徹夜難眠的情況不多，至少在兩個姊姊出閣時沒有。我們三姊弟快出生時，爸有失眠嗎？

我很喜歡關於外父題材的電影、電視劇，甚麼《呷醋外父》、《非常外父揀女婿》、《外父唔怕做》，都留下深刻印象。我覺得這些中年男人有他們有趣的一面，很有吸引力的神秘的一面。在我眼裏，爸現在也成了主角呢！

我將近五點完成我的報告準備工作。其實我也可以明天做的，但我似乎爲了預留時間給某些重要的事。可能我也在緊張，我的兒甥女會是怎麼樣子的呢？爸先後四次靜靜的鼓勵陪伴我完成功課。

過了今天，我又年長一輩，是外公了。那個騎膊馬的女兒，都不得不承認已經長大。

鬧鐘準時六時十分響起，手指在腦海中預演時的一樣，將響聲關去。在浴室大鏡前，是徹夜未眠一臉倦容的我，頭左右的擺動，兩鬢不知何時又冒出了幾根白髮。用剪刀細心的切斷這些年老的底牌。我也不得不承認老了。

將牙膏擠在牙刷上，就在這時電話響起。我隨手丟下牙刷，急步跑去接聽電話。拿起聽筒時，第二響電話鈴聲還未響起。

「早晨，」右手拿起電話。

「早晨，爸，是偉明，潔她生了，是個女的，母子平安。」這是預計中他的聲音，這是預計中的訊息，但我心頭熱熱的湧起興奮的感覺。

「好……很好……」這才發現右手還拿着牙膏。

「六磅四安士，今晨四點開刀的，潔本不想開刀的，但最後醫生還是開了刀。」

「好……六磅四，很胖，很健康。比潔出生時還重。」

「是呢……爸，我先給其他人報喜，今天下午再談。」

「好……我下班來看潔，再見……等等，做爸爸，要努力！」

「知道，再見。」

放下聽筒，亦放下了心內一股鬱悶的壓力。打開客廳的窗子，在窗旁慢慢的伸展身體，長長的舒出一口氣，再深深的吸進一口涼快的空氣，今天的空氣很新鮮，很清爽。

回到大鏡前，用冷水清醒，抬頭一看，雙眼變神氣，兩鬢的銀絲看起來也順眼很多。提起精神上班，趕快完成工作，以後到醫院去。今天就只有這件事。

下課後，回電剛才沒有接聽的媽的電話。六磅四安士。爸叫我跟爺嫲一起去。我在相約的上環站接送爺嫲，同行的尚有新聘的女傭人蘭姐。

爺是那種「死不入醫院」的人，略曉中醫的他只相信中國大陸的靈丹妙藥，又或他口中如再世華陀的「坑口大夫」、「元朗神醫」。到半年多前情況壞透，才肯「被押解」送到廣華檢查，驗出睪丸有惡性腫瘤。

我這些年頭，入院的都是九悲一喜，幸運的尚可撐到一樁喜事。很多老朋友，今天進去，過兩天就不用出來。身邊的老朋友、老同志、老兄弟，去一個少一個，原來熱鬧的茶聚也因越來越多嚇人的冷清而停辦。下輪入院，我想都是凶多吉少。難得有件沖喜的快樂事，多遠也要來。

子宏開啓車門，撐扶我落的士。拐杖還未觸地，已嗅到討厭的醫院催命的氣味。經過近兩個月的相處，由抗拒這令我潦倒的「第三隻腳」，到現在不得不跟它相依為命。唉！很想離開這鬼地方。但想到樓上新生的生命，我只有硬着頭皮走，鼻子也開始適應那刺鼻的氣味。

我扶着爺緩緩的前行，醫院大堂外聚了一少批記者，未知是哪個城中名人入院了。電梯按八字，婦產科。在八樓的大堂遇到姻伯姻伯母，姻伯指着南翼的方向：「最入的一間。」我扶着加快了腳步的爺，經過聚了數個圍觀者的育嬰室，

哪個是呢？

走至盡頭的一排，看到很多充滿喜悅的面孔，一股令人期待的喜悅。爸、媽、二叔、二嬸、契爺、契媽、二姐和她的未婚夫已到了，床上是戴上眼鏡的大姐有點陌生的面孔，出嫁後我再沒看過戴眼鏡的她。仔細的看她跟媽很相似，從未看到的相似。

「恭喜大姊……」

大姐夫更詳細的交代昨晚令人緊張的過程，爺嫲聽得十分入神。爺之前那份不自然的感覺，消失了。

談不了多久，護士進來，「嬰兒要吃奶了」。我們全迴避到走廊，獨留下媽在圍繞病床的布幕內。約十五分鐘，護士揭開封閉的垂幕。我終於可以看到她了。我們重新步向病床，爸已搶在眾人面前，最先的到了病床邊。爸伸出苦等的雙手在大姐的手中接過名為「恩恩」的小生命，看到這個場面，我有種不知從何而來的感動，身體不斷發熱，可能我和爸都有着一份近似的期待，一份自昨晚開始就憋在心裏不能釋放的緊張。現在這一刻終於來臨，爸抱起恩恩這畫面，比當年曼聯三冠王舒米高舉起歐冠盃時給我的激盪，來得更深入，來得更貼身。爸這幾個月來越積越大、越積越多、越積越濃的期盼、緊張、焦慮，也隨着他眼角悄悄滲下的眼淚徹底的驅散了。

我們逐一以最快樂的笑容向這小寶寶送上親切的祝頌。恩恩被護士抱回育嬰室，跟大姐談了一會後，我們就離開，因爺要準時服藥，所以我們要提早吃晚飯。臨走前，還在育嬰室的玻璃前逗留片刻，我們暖暖的空氣，都在玻璃上留下薄薄的一層層霧氣。我探出右手食指，在我的霧氣上畫了一個「哈哈笑」的圖案，然後急步趕上已起行的大夥。

相約好晚飯的地點，爺、蘭姐、我、二姐、準二姐夫先上最前的一輪的士。的士由薄扶林往西環方向駛去。一路上，我跟二姐在談論婚禮的安排，還有，爭論大姐的女兒像誰呢？眼耳口鼻眉手腳手指，無一不說，說完了一遍，再說另一遍。

「我覺得鼻似大姐……」

「不是不是，恩恩的鼻子似李嘉欣，夠高……不對，應該說似李嘉誠，夠福氣……」

「哈哈哈哈哈……」

車箱內充滿濃密的輕鬆愉快的氣氛，真想這是趟沒終點的車程，我很想多感受這難得的感覺。

文學創作
指導老師：梁秉鈞教授

《我跟他跟他》
盧詠珏(1074096)

起初還以為撐不下去了，現在總算望見恩恩出生。我要繼續撐下去，要用拐杖也得撐下去。天啊！給我多點時間，我還想看見沁出嫁，我還想看見子宏畢業，我還想玩音樂……我還想活下去……

〈壽宴〉

在貴賓廳的門口，侍應的茶還未遞上，二姑姐已着我獨話了。坐在遠離麻將枱陣的一角，談話的內容也像脫離麻將似的，一點都不熱鬧，一點也不歡愉。跟二姑姐私語是一件可怕的事，蘊藏着極力逃避的回憶——第一次是十三歲，「身為這一輩的『大阿哥』，要規規矩矩，給年輕的弟妹做個好榜樣」，足足跪了三句鐘——對上一次是嫲嫲過世，在殯儀館的休息室內，哭着談了三小時，「我們幾兄弟姊妹都老了，下一代算你最大、最懂事，這個家看你的了」。

每次長話，過後總帶來被迫接受的一直逃避的沈重的強撐的現實，絕不容許有半點軟弱——這就是命運。

「三哥的情況好些了嗎？」

「還是老樣子，這一陣子胃口差了」

「服了阿榮的藥痛楚輕了，但依舊是躲在屋內，不肯外出，偶而孫子致電給他，才出來飲茶吃飯。」

「有人探訪他就多點笑容，平常火氣就大了，老媽呀，小傑呀天天遭殃。」

「對着大孫仔時，就很多話說，說甚麼想見誰，想去哪。又說最想調理好身子，再玩音樂。」

『「記得當年，廣東區軍委主席徐明邀請我國慶日表演，十萬人前玩梵鈴，真厲害！徐明人也不錯，九二九三那年我胃出事，他保送我往軍委醫院，這人好。軍委的醫師也好。算起來，這十幾年都是賺到的了。」爺就是這樣跟我說的。』

過了片刻，二姑姐再次開口，「你幾個兄弟姊妹都不像你般懂事？記緊看着他們啊。」

二姑姐被召往打牌去，假天花邊滲出散亂的黃光，把二姑姐映得龍鍾。二姑姐越來越像嫲了。盧府壽宴四個金字掛在紅絨布上，兩旁是剝了些許油漆的龍鳳雕刻。正前面的微黃玻璃盒內，佇立着福、祿、壽三個裝飾用的瓷器，提醒我筵席的意義。

麻將的撞擊聲和歡笑聲此起彼落，七八個幼孩在廳房內跑來跑去。熱鬧囂吵的氣氛，支撐着壽宴的進行。一切歡樂的營造，也在為一個絕症病人送上美滿的畫面。有些事是不明所以，卻是必須要做的。剛學行的小孫女左搖右擺的跑來，我伸手將快要倒下的她抱起。可愛的紅卜卜的臉蛋艱難的吐出一個讀音不正的單字——一個抽離於現實喧鬧環境的字——公。

「恩恩乖」輕輕吻她那像熟透荔枝的甜甜的臉。抱她往以爸為中心的親友圈子步去，爸從遠的看到我，和抱在手上的小寶，已露出不住開展的笑容。那笑容是多麼慈祥，是對小孩子獨有的絕對善良的笑容。

小時候，每次由澳門慈幼放假返港，爸都會在碼頭，展現這個珍貴的笑容。

「叫太公，太——公——」我湊近恩恩耳旁細細的慢慢的說出。

「太……公」恩恩生性的努力說出。

「恩恩叻，第一」爸豎起姆指，隨手輕掃恩恩那頭髮不多的小頭兒，再體貼的揉揉她那軟軟的臉兒。這一刻，我內心很感動。

抱着恩恩，逗了爸好一會歡心。部長走來交代入席的指示。我在紅紅的廳堂四處奔走，安排入座主家席的叔伯。金黃「壽」字下的老爸以健康的笑容，向逐一入座的賓客施禮。我走近老婆，

「是時候了」

新澤西往紐約曼克頓的巴士上，滿車是趕上班的膚色不同的髮色不同的眼珠色不同的白領。旁邊是這次美國東岸遊的搭擋——方雄——我的老朋友。

我們都是二十歲，小學五年級就認識，算起來也有十年了，可說是老朋友吧！

前天晚上我們連夜趕到新澤西，寄住在媽的一個朋友家。這天一早八時多就起床了，乘坐巴士往紐約去。搖搖睡睡的坐着，徘徊於昏迷與低意識之間，右手傳來輕輕的推力。「你的電話，應該是你媽」。

我朦朧的接過電話，放在耳邊，「喂！喂……是不是子宏？這是媽呢！」電話聽筒傳來遙遠的媽的聲音。

「是，甚麼事呢？」我還在清醒的過程中。

「我們在吃晚飯呢，今天是爺的生日，快跟爺說兩句！」

「爺」，我的精神忽地集中了。我用力的緊咬下唇使自己更清醒，堆出所有可以應對的說話，尋找最適切的祝頌。對！我記起爺是這幾天生日的。

「喂，子宏，我是爺呢……」

未待爺說完，我已待不住的答：

「爺，祝你身體健康，祝你生活開心……（腦中閃過一句長命百歲，最後還是硬硬的吞了下去）……祝你精神神，祝你身體健康！」

「乖，乖，你也是，最重要是身體健康，小心身體！」

聽見爺這一句，我感到一份親密的感覺，感到一份被愛的慈祥，還感到一份逃避的內疚，

「是，知道，彼此彼此。」

「你現在是哪裡？」

「我在紐約，剛剛到第二天」

「紐約……你要保重，嫻有話跟你說，

「喂，阿宏」是嫻熟悉的帶有鄉音的聲音。

「是，嫻，祝你身體健康，生活開心」我還在想爺的話。

「有心……乖，你在……」

一句「有心」，令我感到自己身處地的遙遠，自己所在的陌生，這是旅行將近一個月首次想回家。一股不斷凝聚的鬱結感覺佔據我心頭，爺在一個我接觸不到的距離，我討厭這種距離，這距離使我感到內疚，感到羞恥，感到後悔。

「……」

「嗯」

「……」

「嗯，是」

「……」

「是」

「你一個人在那邊要小心，」嫻的聲音再次變得清晰。

「是，嫻你也要保重。」

「好……」嫻的聲音越來越遠，她消失了嗎？

「喂，宏！」緊張的等候換來是媽的聲音。

簡單的交代後，我將電話交給媽的老朋友。

我決定在美國度暑假時。爸曾嚴厲的反對。我現在明白了。我當時想爺能撐下去的。我答應過朋友這個暑假到美國找他。暑假與旅遊是我首選要實現的計劃。並不是友情比親情重要。美國。三個月的美國之旅遠比任何事更吸引。掛念不是行爲。道地的公路旅行的目的或許還逃出香港緊促的空氣。

掛念是由心的。我也有心理準備。緊急時我會趕返香港的。我連應對航空公司的說話未離港時也在心裡預備了。‘**My Grandfather is very ill with the cancer. It is very urgent. I need to home and see him. Please help me**’。

我再想不下去了，在這充滿陌生人的世界，我感到很孤獨。我很想到教堂去，我很想禱告，我很想告解，我很想懺悔。「**God, Please help me**」。

在觀光巴士上，我看不到帝國大廈，我甚麼也看不到。Broadway、Brooklyn、Manhattan，看到的只有無數的近在眼前的岔路牌，在眼內閃來閃去。

走進 Battery Park，各式樣的攤檔販賣紐約市的紀念品。在熱鬧的公園內，充斥着雜亂的對答聲，我渴望聽到一句廣東話——讓我逃避現實，逃避身在異地這現實的話。站在海旁，遠眺被圍封的自由神像，我看到自由神像的蒼老，自由女神的修葺工事顯出她的殘破。美國人在搶救他們的高尚的精神象徵，我站在這裡，心頭湧起澀澀的滋味。我耳邊響起零碎的玻璃杯撞擊聲，「飲杯」，爺你要撐下去，你要身體健康！

〈餘音〉

坐在按摩椅，女傭蘭姐將按摩完的左腳放下，那雙勤儉的手溫柔地托起右腳，用輕輕的力度放鬆右腳小腿的肌肉，腳底先傳來微微的痛楚，接着是熟悉的指勁。蘭姐的手指有規則、有節奏地在我的右腳流竄，感覺很舒服，像那些新興理髮廳的洗頭小姐的溫柔手勢。手指靈活的躍動，我的右腳變成梵鈴，蘭姐那雙勤儉的手剎那間已是我那雙滿是繭皮的手，在那深棕色琴身上游走。左手手指在銀弦上滑動，右手配合拍子將馬尾毛的弓上下拉推。

後台十分擁擠，各個表演團體紛亂地散佈在這狹小的空間，有拳腳的、有扇舞的、有變臉的、有唱戲的、有歌舞的、有魔術的、有雜耍的、有一臉緊張的、有加緊操練的、有結交吹噓的、有默靜準備的、有邊吃邊喝的、有打呵欠的……我，獨個兒的坐着，我有一份他們沒有的鎮靜，這是藝高者的自然反應，對自己的琴技，我有絕對的信心。

「老師，下一個是你了，請準備。」工作人員拍拍我肩說。我點一點頭。再次測試琴音，食指在黑色木柄上四條粗幼不一的琴弦上滑行，響起熟悉正確的音調。一切順利。

站在舞台邊等候出場，看到一些前排嚴肅認真的觀眾。他們懂得欣賞嗎？他們會由衷的給我掌聲嗎？

「多謝陳非凡女士的琵琶獨奏」司儀還未說畢，台下已一陣掌聲。「接下來有請盧明忠老師為我們帶來小提琴獨奏！」

我在掌聲的包圍下步向台中心，我竭力刻意保持嚴肅的臉容。轉身面向觀眾席，入目的是無盡頭的人海，黑壓壓的人頭無邊際的由舞台伸延開去。在台上，我看不見一張清楚的臉，只有黑色的頭髮，和無數注視的眼睛。

當馬毛弓接觸琴弦的一剎，四周的聲音消失得無影無跡，將手指放在銀弦，按下準確的位置。閉目後，腦中浮現掛滿音符的樂譜，幾乎同一時間，預料中的琴音響起，是並不陌生的我的梵鈴的音。手指迅速地隨着音符變化，忽快忽慢，忽高忽低。

至結尾一章，我刻意加快速度，我享受音符急變令我接近窒息的感覺，越貼近氣絕，感覺就越興奮，越瘋狂。這是音樂給我的獨一無二的快感。

震耳的拍掌聲夾雜歡呼聲響徹舞台，不，響徹整個會場，響徹整個廣州。我微一鞠躬，台下全是難以相信的表情，我輕鬆的笑笑，左手提着散滿松香粉末的梵鈴，右手拿着斷了數根馬尾手的琴弓。仰望舞台側的「出口」燈箱，緩緩的步出舞台。這是意料之中的畫面，我認為觀眾的反應是必然的。正如我的琴技是完美的一樣，是必然的。

從沈思中醒來，搭在扶手柄的手，拿來身旁的茶，茶還暖的。披在身上的氈順着身子向地下滑去，伸手去捉，卻捉不住。這手雖然衰退了，但這曾是技驚四座的手，是我自豪的靈巧的手。總有一天，我會再次提起梵鈴琴弓，拉奏那些令我窒息的樂章，正如每次成功的表演一樣。成功的人是不會失敗的，我是出色的演奏家，區區病痛是奈不了我的，我會康復過來的，正如成功對我是必然的。我肯定。

張開眼睛，秒針在跳動的時鐘顯示六點十分。比預設的響鬧早了近了二十分鐘。跨過鼻鼾正盛的老婆，步出客廳。刷牙，洗面，刮鬍，洗頭。望着開啓後的電視漸現出的影像，以熟練的手按下「天氣台」的號碼。

十七至二十二度。跟昨夜的天氣預測完全一樣。

轉至新聞台，攤展橫開的燙板，將杯中分量剛好的水注入燙斗，從衣櫃取下黑色的西褲，白色的恤衫。

「今天穿那棕色的羊毛背心，領帶就戴深藍的。」

只是略略的一髮，原來已很直平的恤衫西褲顯得更加直平，平滑得令人滿意的程度。從房間掛鉤取下白格的塑膠套衣袋，解開外面的拉鍊，拿出潔白的長袍，輕輕的放在燙皮上，就像替孩子換尿片般輕柔。想起來，已有很久很久沒有換尿片了。

出門前，在門口的坐地鏡子照上一會，逐一檢視髮型、面龐、肩膀、領帶、褲骨位、褲腳、皮鞋面。鎖上門，抽着裝了兩件白袍的袋子往搭乘升降機。地下。電梯門打開，沿大堂的紅地氈步向大門，在玻璃大門邊，是亮得反光的不鏽鋼，那門邊反射出我的樣子，迅速的掃視全身，然後筆直走出大廈。

在巴士上，看着手抽袋裏的「詩班袍」，這是一項神聖的使命，這是我可以盡力奉獻教會的地方。事隔三十多年，我再次受到音樂訓練。三十多年前，我是個熱愛打鼓的青年，但爸強烈反對。

「爺是個音樂人。爸和大伯二伯五叔幾兄弟都會音樂，在音樂界也算薄有名氣。到我這一代卻無一會音樂。爺是被音樂害死的。嫻常這樣說。也許是嫻的緣

故，我這一代絕不能沾上音樂。」

雖然人老了，但深心處那股對音樂的熱誠，仍未熄滅。音樂的天份隔代遺傳了，兩個女兒都是八級鋼琴。女兒是八級鋼琴，我還在唱詩。真可笑！但連唱詩的機會也沒有，就不堪了……感謝主。

這學期的戲曲課比上學期更難應付呢，一本《長生殿》到現在只讀了一半。吃過午茶，沿彌敦道步向北角，旁邊是媽。我將隨身唱機的耳筒塞進耳內，用龐大的分貝阻擋另一種令人煩悶的聲音。我不甚喜歡跟媽逛街，每次踏入商店，總感到我們的代溝是不可逾越。買書是例外的一件事，因為買書不用說很多話，所以矛盾會減少。想起與爺的下午茶，我剛坐下，就看見爺將助聽器戴上。因為長期處於高聲量工作環境，所以爺這幾年患了弱聽。

早來的爸說：「爺見你來，就戴上助聽器，之前都不聽我們說話。」

兩個耳筒，一種是令人聽得更多更清楚，一種是令人保持無聲的距離。我將耳筒除下。擠迫的人潮使我和媽更親密。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乘電梯上書店的樓層，依樣是慣性的沉靜。識途老馬般往常駐足的一欄，左翻右揭，看了將近三十分鐘，就提着「戰利品」尋找媽去。她在用神的看一本已發黃書。這是「戲曲」一欄，沒有錯，是戲曲。

《粵曲歌壇話滄桑》。

「書中有說到你太爺。」媽目光還在書上說。

太爺？太嫲我還有些印象。小一時才去世，我第一次吃的牛腩河，就是太嫲吃剩的。太嫲最疼愛我爸，可能是這一輩的男長孫吧。太爺，只依稀記得他是個音樂家，會好幾種中樂樂器。

我與媽拿着手上的書去付款。一路回家，話題也再沒有扯到書中的太爺上。回家後，坐在沙發上，喝着紙包飲品，搜尋較有吸引力的電視節目。媽回房午睡。廣告時段，放下手上的飲品，起身往飯桌，忘記放在身上的遙控器往地下順應的跌下去，右腳迅速的提起，恰恰阻了它的跌勢。遙控器輕輕的掉在地上，發出微微的聲響。我長長的呼出一口緊張的氣，放好遙控器，隨手拿來桌上的書。回房，靜靜的掩上門，躺在床上，小心的翻開發黃的張頁，迅速的掠過細密的文字，鼻尖還傳來陣陣的陳舊的親切的紙味。

〈早期粵曲玩家〉——時事玩家盧庚。

「宣統二年。南華遊樂會。南華體育會。音樂部主要組織人。會玩多種樂器。彈、拉、吹、打都會，亦會唱戲。袁世凱派兵打雲南時作《二定中華蔡鏢大敗曹錕》。時事粵曲的始祖。唱大喉的，仿武生唱腔。《蔡鏢大敗曹錕》將喇叭聲，大炮聲、機關槍聲首次搬上粵曲。聯同後來紀念孫中山的《追悼孫總統》、痛斥日

軍的《濟南慘案之激憤陳情》都被錄成唱片。《濟南慘案》是唱得最紅的，唱片公司不惜用兩隻大碟灌錄，很多銷往四鄉和金山。」

快捷的閱讀換來的是深厚的喘氣，我被這段切身的歷史逼得全身緊張。這是令人不能忘懷的過去。怪不得爺那一輩幾兄弟都身負熟練的音樂技術，虎父無犬子。太爺在我迷糊的濃霧中現出了具體的崇高的形象，他真偉大！悄悄蓋合書，將它放在原來的地方，心內多了一份叨來的光榮感覺。

〈婚嫁〉

趁二姐還未踏出大門的門檻，我輕拍穿上裙褂的二姐的肩膀，「我們三姊弟還未影相呢」。

「是呢！Tomy，麻煩你」二姐爽快地跟攝影師說。大姐聞聲走來，就在家門口半圓的金魚缸前拍下這張三人照。初搬來時，金魚缸滿是大大小小色彩鮮艷的「紅運當頭」、「大眼雞」，還有兩條清潔用的「清道夫」。現今魚缸只剩下佈滿塵的乾涸的石春，連最不起眼的兩條「清道夫」也在不知不覺間游走了？我隨着淚眼盈盈的嫻嫻和媽媽步出大門。

我在教堂門口接待到步的來賓。今早沒有到來送新娘，由二叔接載的爺這時來到了。我扶着爺到最前排的座位，儀式亦快開始。我在二樓的洗手間外，遇上二姐夫與兄弟團在最後檢查，戒指、紀念品、謝詞。「賓客差不多到齊，可以開始了」。

教堂的大門已關上，只餘側門讓遲來的賓客入座。「爸，記着要跟拍子，一步一步的走……還有，小心別踏到我的裙。」

「知道了，又不是第一次。」這個女兒也要嫁了，我想，這次是我最後一次拖着她的手行吧。這是我倆拖着手的最慢的一次步行，也是時間過得最快的一次。帶了二十六年，終於也是要放手。

「爸，快開始了，我們祈禱吧」

「好」我雙手搭在她十指緊扣的手上，輕輕的闔上眼睛。

「阿們」張開眼，一位姊妹知會我們準備。

在簡單木刻尖頂拱門打開的一瞬，清亮的鋼琴聲響起。「一、二、三」

我緩緩的踏出沉滯的右腳，觀眾席傳來短短的一陣起哄。越過圓拱型的「汽球門」，一步一步朝講台的前端走去，十字架也越來越大。這是神聖的結合。左右掃視賓客，以回報他們友善的聚焦。我很想跟他們對調位置，讓我可把握最後的機會細看旁邊漂亮的女兒。時不留人的迅快的過去，轉眼間已行至牧師的講台前。身穿筆直禮服的家俊趨前，伸手與我緊緊的一握。「爸，請放心，我會很疼她的」。

「現在交她給你了」右手被迫的將扣着我的女兒的手提起，十萬個不願意的交到家俊手中。然後退到最前排的座位去，真真正正的退下去。

在肅靜的教堂裏，牧師在宣讀禱文，這時傳來「恩恩」的尖叫，然後是她「咯咯」的笑聲，「姨姨……在做甚麼？」

我托着恩恩的腋窩，讓她在一定的範圍內步行。送走了拖帶二十多年的女兒，現在又來了個一歲多的，縱使他日又要把她送出去，但我仍樂意拖帶，我想永遠的拖下去，拖一輩子也不覺累。

坐的車是婚禮車隊最後的一輪，貼滿小花球的車隊，往酒店駛去。駕車的是新郎的兄弟。爸坐前排助手席，我和爺坐後排。

唱機播放着 BEE GEES 的名曲 How deep is your love。我對一些老牌的、或是已成絕響的、不是我年代的歌手有一份特別的鐘愛，披頭四、貓王、Air Supply、Bee Gees……我都有他們的唱片。他們的曲和詞都是很好的配搭。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歌曲都有他們的個性、風格，不像現今的流行曲般粗製濫造。How deep is your love。究竟一個人要有幾多的愛，才會與人結婚呢？婚姻是否表示深愛呢？若沒有深切的愛，結婚也可能只是一張合同，一個同居生活的代名詞，又或是對家的概念的一種情意結。一個很容易愛人的人，是否不適合約束的婚姻生活呢？反過來說，沒有約束的，算是婚姻生活嗎？將來我要結婚，是否要弄清這些似是問不完的問題呢？當一個人處於一種質疑的位置，一定會不斷的自我發問。如果有些事是無法解釋呢，我可以怎樣，我知道，有些人會尋找自我安慰的解釋。其實問題依舊存在。單是一個「愛」字已教我無法解釋的了，在這充滿疑惑的世界，我應怎樣平衡，我應取一個怎樣的位置呢？想着想着，我已跟着拍子唱，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and then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想不到的就先別去想，現下唯有是這樣子。

眼着前面的車子，後排坐着的是老婆和潔，還有睡着了了的恩恩。潔結婚時的情景，還在腦海裏，眨眼間，又成了外父。潔今年二十九歲，亦即我和老婆結婚也三十年了。去「的士高」的日子，已是三十年前的事，BEE GEES 還是初出道。三十年，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兩口子在石硤尾邨相識，後來遷上白田邨，到拍拖，到結婚，到潔出生，到現在恩恩出生，沁也嫁了，就這樣過了三十年了。回想在屋邨辛苦生活，哪想到現在子女成材，還可弄孫為樂。我和老婆一起建立的這個家，經歷了九七回歸，經歷了金融風暴，經歷了「沙士」，到現在仍是齊齊整整，上主待我真好。待子宏畢業，我倆也真可退休，四處旅遊，閒時看看孫子，找找舊朋友，返教會唱詩。我一定要將自己獻身教會，為主作工。

休閒中滿有樂趣的生活，已經不遠了。我準備好退休後就全職事奉。忘了歌詞的外國曲子，我憑依稀的記憶哼出調子。BEE GEES 已成為絕響，只存在於我

模糊的回憶中，就像那兩個在沙灘上奔跑的小女孩。

剛才的詩歌頌唱真不錯，那個女高音聲底好。她的聲音，跟老伴年輕時很像。五十多年前，走難到香港，經朋友介紹，試過很多工作，鐘錶、玩具、成衣、貿易公司……最後還是音樂的路。和老伴就在尖沙咀的麗聲舞廳相識，我玩伴樂，她客串唱曲。不經不覺，已相處五十年，這五十年，香港也變得面目全非。利舞台也拆了。生活也不像從前般簡單，從前白田邨時，整層一樓只得一家有電視，只得一戶有電話。麗的呼聲這名字也沒有，莫說是光華、東華了，就連精工、寶露華有甚麼足球員也記不起了。維持這五十年的關係也變得不容易。幾個子女也算生性，四十歲，就給我在大埔道迎賓擺大壽。又在中山買了屋，讓我閒時回去探探老朋友。九七時，又沒有一個鬧着要移民。過年做節都齊齊整整，要不是這幾年來的病痛，我也算是個幸福老人。手指頭在大腿上打着熟練的拍子，是五十年前老伴最愛唱的那首曲子的節奏。

從倒後鏡反射出駕車兄弟納悶的表情，就在歌曲完結時，他把握機會開口：「今天還算順利。」

「都是上帝保佑。子宏，一會你在門口招待，我吩咐了五叔到後給你接力。」爸望着倒後鏡的我說。

到樓上酒店房撐扶休息的爺到會場，穿上黑色中山裝的爺爺，神氣得很。爺左手牽着我的手，右手撐着拐杖，逐步向聚滿賓客的宴會廳進發。爺在接待處舉起黑色粗墨水筆，鎮定的留名。草書的「盧明忠」三字，仍是力度雄渾。

爺舉步往主廳行去，他的出現立刻拉扯了大部分賓客的目光。我微微的移後，僅在爺的手肘處輕力的托扶。爺爺掙脫我的支撐，舉起左手向四周的友好打招呼。在黃白色主題的宴會廳，爺爺成了一對新人以外最主要的焦點，幾乎所有女方的賓客，都過來與他握手問安。

爺爺坐在台上前排正中的座位，賓客們自己安排了拍照的次序，把握機會留住永恆的瞬間。

站在接待處，送別每一個賓客。熟悉的，不認識的，都一一握手。「多謝賞面」的聲音不斷的響起。

累透又樂透的爺很早就離開了。

結賬後，我、爸、媽拿着大大小小的禮物、禮金，乘的士回家。一路的士上，

文學創作
指導老師：梁秉鈞教授

《我跟他跟他》
盧詠珏(1074096)

我們都沒有作聲；一路回家，我們也是沈默。爸開啓大門，我是最後入室的一人，轉身輕輕的關上鐵閘，才感受到家裏只剩下三人。

洗澡後，刷牙洗面，然後關掉客廳的燈。摸黑朝透出微光的房門走去，手上拿着我兒時的相簿，躺在床上逐幅仔細的觀看、回想。一看就看了兩個多小時，到最後終耐不住疲倦的侵蝕而闔上眼睛……

〈普洱〉

由洗手間步回所屬的飯枱，經過紅絨布背景的龍鳳木雕，褪色的雕刻下滿滿的坐着兩圓桌子的人。姑婆、叔公、伯公、伯婆、丈公等老邁的長輩圍坐在右邊的一枱。談得很投入的爺爺察覺到我的注視，面色紅潤、頭髮烏黑整齊的他向我展露一個親切的微笑，然後又繼續聊天。

我回到自己現實的座位，席間爸和一眾叔嬸在計劃下星期的清明節的掃墓安排。我拿起面前的茶杯，喝下濃色的茶，我喝出普洱甘香的味道。甘甜的感覺從舌面的味蕾蔓延全身。

我想起小學時，暑假隨爺爺回鄉。在田間的木屋裏，涼風陣陣的吹來，搖晃的風鈴傳來清脆的響聲。這是我清晰的記憶中，沒有空調又不覺得熱的夏天。

爺爺用紫砂茶具泡普洱，說：「小宏，過來嚐一嚐。」

我只是口唇邊淺淺的濕一下，就放下苦澀的茶杯，伸長麻痺的舌頭。

爺爺似是奸計得逞的笑了幾聲，然後滿有中氣的道：「總有一天，你會吃出普洱甘香的味道。人生有些事也如此，起初是你不喜歡的苦澀，但細嚐之後，會有回味無窮的甘香。你要緊記！」

我草草的回應，就雙手舉起熟甜的西瓜，大口大口的吃下去。

爺爺望着我親切的笑一笑，然後給我說陸羽的故事……

那個親切的笑容，會是我心中爺爺其中一個永遠的形象。

想到這裏，我會心的笑了出來，看到在座眾人好奇的注視，我才發覺我的行徑暫停了他們的談話。我尷尬的聳一聳肩，圓桌又再次融入茶樓喧鬧的空氣中。

〈完〉